



居委会换新人 新日子该咋过

专家建议,居委会要转型就应去行政化,腾出精力多为居民服务



换届选举结束后,解放桥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正忙着交接工作。

方向

减负了才能 多做些服务

“社区体制症结就在居委会角色重合化。”山东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李晓华认为,目前居委会扮演着双重角色,既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,又面临着上级部门安排的一系列行政性工作。如何把政府交待的工作以及居民需求的工作都做好,是居委会面临的大挑战。

从事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研究的刘学民认为,未来的居委会,应该以理清基层社会权能分配为突破口。“明确地说,就是居委会应回归其居民自治的主体结构,其存在的意义,在于为社区公民谋取福利、维护和扩大社区居民利益。”他认为,只有职能确定了,居委会才能在社区管理创新方面下功夫,也就是解决社区居民对居委会不熟悉、居民与居民之间不认识的问题。

“居委会自治应该是未来的理想,但目前很多行政性以及服务性工作还得做好。”李晓华解释,改变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。比如,现在很多部门认为给居委会安排工作“理所当然”,居委会想拒绝也不敢,对此,应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对社区应该承担的工作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,从制度上明确社区到底应该做什么。在明确社区职责的基础上,严格实行行政事务进社区“准入制”,保障政府部门不能把啥工作都派给居委会。

另外,济南的居委会建设可以借鉴一些南方城市的经验,不一定把行政性工作和服务性工作完全分开,但至少在职能上有一个清晰的分工。而要实现这一效果,加强居委会队伍建设,包括增加人手和提升素质是基础条件之一。如此,居委会才有时间和精力多做些服务工作,并吸引居民的参与和支持,而居民力量的注入,是居委会回归到群众性自治组织模式的不可或缺的要件。

“写材料”多于“串门子”的困惑

4月27日,刚刚“闯”过笔试、面试、选举等一系列关卡,进入千佛山街道一社区居委会的“新官”小李,用“茫然,没有经验,无从下手”来表达自己的困惑。

今年只有26岁的她,谈到居委会工作的第一个词就是“繁琐”。成堆的文件、密密麻麻的表格、接二连三的电话、发传真下通知、核对信息……繁琐的工作让小李觉得很惶恐。几位居委会老前辈安慰小李:虽然工作繁琐,但几个月就能熟悉,干长了难度也不太大。

初来乍到,小李的当务之急是熟悉和适应,“向老前辈学习”。而对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前辈来说,成了熟练工之后,怎么超越这种惯性又成了问题。

对此,解放桥社区的居委会主

任张岚深有体会:“我三年前参加居委会工作,当时的想法是居民需要什么就解决什么。三年过去了,感觉工作越做越多,一些好的想法、点子也被繁重的工作淹没。”

“坐办公室多,写材料多,开会多”。在居委会工作两年后,在省城南一社区工作的孙伟(化名)已经感受到了这句总结的意味。因为年轻,学历高,她承担了社区舆情信息统计报送的工作,材料写多了,时常感到绞尽脑汁的痛苦,只想着“应付过去就好”。

其实,在进居委会之前,26岁的她已经做好了应付“繁琐”的心理准备:大门一开,居民进进出出就断不了;得空就去老百姓家串门子;和各种人打交道……

“很多是因为对的口多,压

来的活多。”现在,孙伟对“繁琐”的认识有了变化:她曾经和同事大体数了数,居委会要面向街办的11个口面,包括党办、政法、行政、城管、综合、社会事务、计划生育、经济发展、家政、物业、劳动保障;每个口下面又细分为很多项具体工作,算起来要承担几十个政府部门交办的100多项工作。

而遇上各种检查和年终总结,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让孙伟感到尴尬的是,这些工作很多与社区居民并无直接关系,但是要社区出人力,比如某个大会或哪项活动,要求社区居委会派多少人参加。这时她只好一次又一次地麻烦那些热心居民,这时,她更感觉到,自己熟悉的、认识的居民真是太少了。

“居委会是个筐,什么都往里装”的无奈

“爱选谁选谁,不关我的事。”在换届选举之前,听到这样的话,孙伟觉得很无奈。而了解到居委会的现状之后,一些居民也生出困惑:“都忙活了啥?”

“有一天我到社区里去有点事,看到他们个个在忙,桌上放了很多纸张、档案袋,墙上挂满了五花八门的牌子,还以为是在哪个机关里。怎么这么忙,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?”家住七里山街道的宋先生和妻子很少跟居委会打交道,前些日子去了趟居委会,对那里的忙碌状态感到吃惊。

“我没事不到这里来,他们没事也不找我”,宋先生觉得疑惑:这

些活儿为啥不能分一些给居民来做?

“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。”面对这样的疑问,记者采访的多位居委会主任都给出这样的回答,话语里有难以掩饰的无奈。在《居委会组织法》里,对居委会的任务有这样的规定:“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、计划生育、优抚救济、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。”但是,现在,越来越有“居委会是个筐,什么都往里装”的趋势。

“工作是一级一级往下压。”谈起这个问题,槐荫区一位居委会主任叹了口气,她说,现在许多政府

机构把自己的事情压到街道办事处,街道办事处就召集社区居委会开会签目标责任书,进行检查、统计、评比,社区居委会多数时间围着街道办事处转,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变成了必须完成的主要的目标。

除了上级布置的任务,一些部门和单位“推”过来的活也让“小巷总理”们感到头痛。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盖章,涉及的项目五花八门,有的需要证明居民家的房产问题,有的涉及居民历史是否清白,甚至车辆刮擦报损,居民在家中自然死亡、纸币意外损坏等情况也需要居委会提供证明。

“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分工不分家”的尴尬

“居委会转型,不可避免地要去行政化。”在刚刚结束的燕子山社区居委会选举中,于永峰成功连任了居委会主任。在谈到居委会面临的行政化严重的问题时,于永峰认为,社会需要转型,居委会也不例外,而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于永峰提到,像天津、北京等一些大城市,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,通过设立社区工作站,来分担居委会的职能。社区工作站的职责是从事社区公共管理,承接政府事务,是“政府在社区的服务平台”。

记者了解到,自2008年起,济

南市的部分社区开始向“A”型社区转变,即社区党总支在中间,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在两边,由社区工作站具体承担政府的行政性工作。

市中区铁二社区是这里面试点比较成功的一处。铁二社区居委会主任钟辉,同时也兼任社区工作站站长。钟辉介绍,2010年初,社区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,并面向社会招聘了四名人员在社区工作站工作,分别负责计划生育、社会事务、残疾人服务和劳动保障四个大口。“社区工作站的成立的确也起到了

一定的效果,居委会原先三分之一的工作被社区工作站分担了,居委会也能空出一点时间来做其他社区事情了。像去年组织的停车位划分、园林树木认领、社区巡逻等活动,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认可。”

在专家眼里,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不仅在设置上分开,在职能定位、功能属性、人员配备上都应该分开,权责清晰。但钟辉称,目前在济南还很难实现,现在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都是分工不分家,有些工作忙不过来的事情,居委会也会帮着一起弄。



4月26日上午,燕子山社区第八届居委会换届选举仪式举行,于永峰(左一)继续担任居委会主任一职。



随着换届选举的陆续完成,补充了新鲜血液的居委会要迎来又一个开始。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”的困惑场景不会不会出现?年轻人在成长成熟,居委会的未来又是怎样?它们有哪些改变的渴求和转型的空间?近日,记者多方采访,了解“居委会之变”的声音。

关注变化中的城市

专题策划 常新喜
本版采写 赵伟
本报记者 赵丽
本版摄影 赵伟
本报记者 赵伟